

解 冻

第 二 部

爱 伦 堡 著

錢 誠 譯

解 冻

第 二 部

[苏联] 爱 伦 堡 著

钱 诚 译

(供 内 部 参 考)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ИЛЪЯ ЭРЕНБУРГ

ОТТЕПЕЛЬ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6.

解 冻 (第二部)

书号 711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10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1}{16}$ 插页 2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6) 0.97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881

—

党委会正在开会。刚刚从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回来的柯罗捷耶夫觉得心里很难过，使得布莱宁都为他耽心，小声问道：“您的身体怎么样，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柯罗捷耶夫同索科洛夫斯基并没有很深的友谊，但是他十分尊重这位总设计师。因而去年茹拉甫辽夫企图毁谤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索科洛夫斯基的时候，他感到愤慨。可是，现在呢，对于索科洛夫斯基的指责似乎是有根据的，正因为这样，柯罗捷耶夫才感到难过。对他影响特别大的是布莱宁的发言。据他了解，布莱宁为人正直，是不会毁谤任何人的。布莱宁的发言比较含蓄，他承认自己有些过意不去（“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多年来的工作卓有成效，对于这一点，可以说，谁也不想加以否认。”），不过，总设计师拒绝服从工厂领导的指示，他就“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苏维埃工程师和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行为了”。

柯罗捷耶夫心里想：讨论索科洛夫斯基的设计案的时候，正赶上我休假，真遗憾。薩夫琴柯說，設計意图倒

滿有意思。都是索科洛夫斯基的坏脾气把一切搞糟了。作为設計師，索科洛夫斯基是很出色的。同他一起工作的这一年，对我來說等于上了最好的学校。茹拉甫辽夫居然想陷害他，編造出一套莫名其妙的故事，說什么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維奇把自己的家屬送到比利时去了。回想起来，簡直令人作嘔。茹拉甫辽夫是什么齷齪勾当都干得出的，何况他又恨索科洛夫斯基。我当时就对他說过，他那些話我一个字都不信……不，現在这些人不能得逞了，情况不同了……

不过，索科洛夫斯基作得也的确太魯莽：怎么能擅自退出业务會議呢？太倔强！一定要大家接受自己的設計。不是高洛望諾夫和叶果罗夫都反对嗎！既然这样，他就應該让步才对。而他却把門砰地一摔，还說了些粗魯話……

我不喜欢薩伏諾夫，此人愚而好嫉。不过，他还算是个不坏的工程师。当然，同索科洛夫斯基不能相提并論，但是他对自己的专业倒是熟悉的。当他提到紀律对任何人都有約束力这种話时，很难反駁他，不过，即使他說的是二加二等于四，反正我也不会同意他的意見。我看，連高洛望諾夫对他也有几分不信任。至于布萊宁，那就不同了：誰也不会疑心布萊宁对索科洛夫斯基抱有恶感。一般地說，納翁·鮑利索維奇·布萊宁就不会故意找別人的碴儿，他只是希望別人不要触动他。我还記得希特罗

夫曾怎样中伤他。除了工作之外，他惦记着的只有家里的事——雅沙毕业后会分配到什么地方去，小柳芭能不能考取大学。薩夫琴柯把他称作“所謂的老好人”。就連这个心慈面善的布莱宁这回都反对索科洛夫斯基……

薩夫琴柯多余激动，高洛望諾夫可不是茹拉甫辽夫，他不会濫用职权。但是总要尊重厂长的意見呀，全部管理綫索掌握在他手里。一个工人对工程师說上几句粗魯話，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对于总工程师來說，就不能不要求他遵守起碼的紀律了。

薩夫琴柯很会講話，虽然看来他並沒有理。我最初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会有出息。他在业务上的进步真是快得惊人。一年来他变多了，像个大人了。我还記得从前他来找我，談到他的爱情，臉都紅了，說話还結結巴巴的。現在他显得有信心了。也許是因为找到了幸福吧。大家都說，总是这样的。可是我却相反，我倒觉得从前更自信些。現在，有时候連娜問我話时，我就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样回答……應該听人家发言呀。

正在发言的是在厂里很有威信的工长安德烈耶夫。他說索科洛夫斯基是个老黨員，工人們都很尊敬他，他們知道，不管他有多么忙，总是随时給工人們解釋問題，帮助他們；挑剔他講話的个别字眼，这不是同志式的态度……

薩伏諾夫反駁他說，現在我們既不是在談索科洛夫

斯基作为一个设计师有哪些功劳，也不是给他作全面的鉴定。“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是个很有地位的、很受重视的工作人员，正因为这样，他才应该克制自己，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没有纪律的话，同志们，我简直不能想像一个大工厂，甚至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子，只要他是共产党员……”总工程师叶果罗夫很难过地叹了一口气。他对索科洛夫斯基一向是很好的，但这时也点了点头，表示没有纪律的确不能工作。

薩夫琴柯又一次要求发言。

柯罗捷耶夫突然感到疲倦得要命。他们在争论些什么呀？……大家都很清楚，索科洛夫斯基作得不对。但是，搬出这个问题来本来就是愚蠢的，谁也不能设想厂里没有索科洛夫斯基……薩夫琴柯为什么要激动呢？他是不能说服任何人的。刚才他发言时分析得还像个专家，像个成熟的人，可是现在呢，离题太远了，像个小孩子。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生活啊……

柯罗捷耶夫已经不再听人们的发言了，过去的生活的图画，像散乱的书籍的篇页一样，一张张闪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继父被抓走了，外面下着雨，地板上留下了红褐色的斑点，妈妈嘴里咬着头巾在哭泣，草原，我们的队伍正向顿河撤退，班琴克和我并肩走着，他已经不能走路了，他说，好像是脚掌磨坏了，其实他腿上的血都渗透出来了，他没有讲是被弹片打伤的，他恳求

說：“你們千萬別把我丟下。”娜塔莎用手舒展開壓皺了的船形帽，臉通紅的，微笑着，眼里却含着淚水，說：“哼，等到戰爭結束，你就會忘掉我的。”後來我們是怎樣在炸毀了的德累斯頓市把她埋葬的呀，裝配車間起火了，茹拉甫辽夫的臉被烟火熏得漆黑，我祝賀他，他很激動，很疲勞，上氣不接下氣，卻來吻我……經過了多少事件、錯誤、損失啊！應該善于經受一切。薩夫琴柯還不懂得這些……

三個月前，當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設計案時，誰也沒有想到事情會鬧成這個樣子。原來是為了給伏爾加河沿岸的一家大工廠生產金屬切削機床的事。不錯，薩伏諾夫立刻就指出葉夫根尼·弗拉基米羅維奇的建議是“可怕的冒險”。那是在廠長辦公室里。本來，薩伏諾夫一向是反對索科洛夫斯基的建議的，這一點，按理說，索科洛夫斯基似乎應該習慣了。可是這一次他却失去了自制，他開始談到死板公式，說什麼永遠落后，並且把臉轉向薩伏諾夫，激動地對他說：“技術比你的思想進步得快，全部問題就在這裡！”廠長高洛望諾夫於是就維護薩伏諾夫說：“把業務上的討論扯到對個人的攻擊是沒有道理的。”高洛望諾夫說，他並不否認電侵蝕加工法^①處理零件的優越性，但是我們的工廠有它自己的專業，況且訂貨單

① 電侵蝕加工法是作金屬的切削或穿孔、雕刻等時採用的加工方法，包括四種方法。本章後面提到的金屬電火花加工法就是其中的一種，有時與電侵蝕加工法通用。——譯注。

位也沒有要求那样的机床；他还提醒說：“創造精神必須和应有的謹慎态度結合起来，”說从前他在烏拉尔的工厂里工作时，“有些看来很有效的建議，用掉了大量資金，結果却证明行不通。”这时索科洛夫斯基可真冒火了，他不去繼續为自己的建議辯护，却对厂长大声說：“您太使我奇怪啦，尼克萊·赫里斯特伏洛維奇，您只从自己这块小天地着眼，却不考虑訂貨单位的利益。像您这样謹慎是不会有什麼前途的。因循守旧給我們帶來的損失比这大得多……說起来都害羞——生活在原子时代，人們正在創造奇迹，而您却抓住这种老掉了牙的机床不放……”

高洛望諾夫之所以尖銳地批評了索科洛夫斯基的設計案，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了薩伏諾夫的話，他是想听听总設計师究竟怎样答辯。每当他迟疑不决的时候，他总是这样作，希望这样来引起辯論；而那些不大了解他的人，往往会感到惊奇，他怎么会維護自己原先反对的意見呢？按理說，索科洛夫斯基和新厂长一起工作了一年，該已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激动沒有用处，必須尽力說服尼克萊·赫里斯特伏洛維奇，說服了他，他自己就会給薩伏諾夫以反击的。可是这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甚至沒有反駁厂长的意見，而只是簡短地說：“請您再想想吧，也去問問訂貨单位。設計案摆在那里，道理是不辯自明的。”高洛望諾夫冷淡地說了一声：“好吧，我們再想想。”大家都看得出他对索科洛夫斯基生气了，虽然使他生气并不容易；他

永远那么心平气和，这是誰都知道的。

剛剛調他来接替茹拉甫辽夫的职务时，他想，工厂里一定会是杂乱无章。可是他竟然发现工厂的生产搞得很好，工程技术人员都很干练，生产计划一直按期完成。不论高洛望諾夫和誰談起来，大家都证实茹拉甫辽夫一直是不倦地工作，而且懂业务。人們指責前厂长，是因为他忽視住宅建設，而且，一般地說，对工人們的需要漠不关心，不公正，驕傲，粗暴。高洛望諾夫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开始在工厂里工作了，他没有受过专门教育，是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組織工作者被派到烏拉尔的工厂里去的。他在那龐大的机器制造企业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掌握了生产的专业知識，經常閱讀有关的专业刊物，终于成了一个公认的优秀专家。来到新崗位之后，他首先是加速了住宅的建設工作，撤换了工厂零售商店的經理，从莫斯科搞来了六辆大型客車充实了工厂新村和城市之間的交通綫，并且爭取到把医院和产院的全面修繕列入第二年的计划。总之，凡是他的前任沒能作到或者沒想作到的，他都作到了。

高洛望諾夫把自己所听到的全部关于前任厂长的話綜合衡量了一番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結論：茹拉甫辽夫是个出色的工程师，但却不是个高明的行政管理人員。当領導机关要他汇报所接任的工厂的情况时，他对工厂作了良好的評價。他觉得，茹拉甫辽夫犯的錯誤現在已經

得到了糾正；住宅正在建筑，有两幢已經建成并且交付使用了。至于生产上完不成計劃的事，这在茹拉甫辽夫时期也一直沒有发生过。

伊凡·瓦西里耶維奇·茹拉甫辽夫在工厂呆的年头并不算长，一共六年。可是这几年却留下了它的痕迹，尽管現在很少有人再提起他这个人了。希特罗夫是只有在前厂长在任时才会受到提拔的。伊凡·瓦西里耶維奇喜欢那些在一切問題上都贊同他的意見的人；他庇护了几个善于阿諛奉承的人和好挑撥是非的阴險家伙，这些人时刻在想着怎样迎合首长的意图，同时也不惜毀謗任何人。当然，茹拉甫辽夫被撤职之后，也正是这些人比誰都更起勁地罵前任厂长。不过这些人自己却沒有放棄奉承，也沒有停止造謠中伤。他們一会儿想打动高洛望諾夫，一会儿又想吓唬他。不过，这些还沒有造成什么了不起的恶果，因为尼克萊·赫里斯特伏洛維奇为人謙虛，并且具有相当丰富的生活經驗。但是，像布莱宁或是杜雷林那样一些正直的人，在茹拉甫辽夫时期受过不少欺侮，經常生活在恐惧之中，耽心遭人誹謗，这些人在精神上却萎靡不振了。譬如說，高洛望諾夫就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得到布莱宁一句直截了当的回答，布莱宁总是先沉默一会儿，努力猜想厂长本人的看法。茹拉甫辽夫被撤去厂长职务的时候还会耽心工厂的命运呢。現在，一年过去了，不但生产計劃完成得很好，而且人們也都变得快活了，振

作起来了，在工作中同志式的亲密感情更深了；业余时间
里笑声、倾心的谈话和爱人們幸福的低語声也更多了。或
許正因为这样，某些被安德烈耶夫戏称为“仙鶴年代”^①
所留下的令人痛心的痕迹才显得特別刺眼吧。

第一次討論索科洛夫斯基的設計案时，布萊宁看到
厂长犹疑不决，也就謹慎地說：“这个設計，可以說，未必
能称作是有利的。在这方面有專門的企业。况且訂貨单
位根本沒提到……当然，用这种方法实际上就不需要再
磨光了。但是在生产中学会这种技术需要很多時間……”

布萊宁是个很有能力的工程师。他平素对索科洛夫
斯基的評價很高，而且本来就不能說納翁·鮑利索維
奇·布萊宁是个墨守成規的人——二十五年前他曾是个
有名的革新者。但是，这許多年来他确实对于任何在生产
中进行根本改革的建議都抱怀疑态度了，这也許因为他
看到过某些非常吸引人的計劃遭到了无法实现的失敗
吧，或許因为他老了的緣故吧。不过，布萊宁毕竟还是补
充了一句，說这个設計案也許值得再仔細考虑一下，問問
訂貨单位的意見。

薩伏諾夫則相反，他立刻就斬釘截鉄地說，电火花加
工法無論如何行不通。“提出这样的設計案只能证明索

① 茹拉甫辽夫（журавлев）这个姓是从仙鶴（журавль）一詞演
变来的。这里所說的“仙鶴年代”，实际上隱喻茹拉甫辽夫的年代。
俄文发音也很近似。——譯注。

科洛夫斯基同志过分醉心于技术理論文献，而不是以现实的态度对待生产……”

叶果罗夫一直默不作声，当高洛望諾夫問他的意見时，他模棱两可地說：“复杂……很复杂……”

反对索科洛夫斯基的运动是薩伏諾夫发起的。薩伏諾夫为人爱虛荣，而且总是怨天尤人。尽管茹拉甫辽夫在任时曾經百般庇护他，而且他现在的地位也应该使他满足了，但是他却仍旧认定索科洛夫斯基是他前进道路上的絆脚石。他和希特罗夫很要好，他們俩常常在一起罵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維奇；为他的設計案罵他，为他的性格（他們认为他傲慢无理）罵他，也为了他，据他們判断，“同女医生乱搞关系”而罵他。薩伏諾夫常說：“当然，茹拉甫辽夫确实剛愎自用，不过，应该承认，他也确实把索科洛夫斯基的为人看透了。”关于总設計師这次提出的設計案，薩伏諾夫簡直嗤之以鼻：“这純粹是临床試驗……”

索科洛夫斯基很急躁，說了些刻薄話，这引起了平素心平气和的高洛望諾夫的反感。經過两次討論会之后，尼克萊·赫里斯特伏洛維奇提議由薩伏諾夫来研究索科洛夫斯基的設計案。大家都明白：这說明厂长并不傾向于肯定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維奇的建議，他觉得这有些冒險。一个月之后，薩伏諾夫提出了自己的設計案。

索科洛夫斯基傾听着薩伏諾夫的說明，有时点点头，

似乎他全都贊同。但是，当薩伏諾夫作完了設計說明之后，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維奇却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我真不懂，您把時間都化到哪里去了？您設計的机床和普通的模型毫无区别。对您來說，訂貨单位的利益是无所謂的，这很明显。你們願意怎么搞就怎么搞吧，不过我可不能陪你們下跳棋玩^①……”高洛望諾夫曾企图使索科洛夫斯基冷靜下来，但是索科洛夫斯基却沒等到會議開完就走出了會議室。

一小时之后，他觉得很不舒服，坐着都难支持，可是，他連汽車也沒有叫，固执地从工厂走回家去。回到家里他就病倒了，可也沒請医生，他气愤地想：“医学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用？似乎还没有人发明出人造心臟呢……”

整整一个星期，工厂里誰也沒有看到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維奇。薩伏諾夫对高洛望諾夫說，他曾想打电话跟索科洛夫斯基联系，可是索科洛夫斯基說了些粗魯話，显然他是拒絕研究已經批准的設計案。“当然，沒有他參加我們也可以完成，但是，不管怎么說，这种作法会使紀律松懈……奥布霍夫說，得把問題提到党委会。”高洛望諾夫很不喜欢这种作法。为什么要小題大作呢？但是，尼克萊·赫里斯特伏洛維奇又觉得自己对厂里的情況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因此既不应该反对索科洛夫斯基，

① 这里含有为別人擇場的意思。——譯注。

也不應該庇護他。

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羅維奇知道自己作得很愚蠢。我总是急躁，真糟糕！身体不好也把事情搞坏了。真不該不給高洛望諾夫挂个电话，告訴他我有病。最主要的是不應該在會議进行中走开……每到傍晚，索科洛夫斯基都下一次决心：“明天我就去對他說：‘尼克萊·赫里斯特伏洛維奇，來，咱們好好談談，你我歲數都不小了，況且這件事很重要。’……”他為什麼沒有去找高洛望諾夫呢？並不是由於自尊心。每次他都是在最後一分鐘被一種懊惱的感情阻撓住了。不錯，我說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話，這是我不對，但是，這與設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怎麼就不為机床着想呢？難道高洛望諾夫真會認真地接受薩伏諾夫提出的理由嗎？……

黨委會開會時，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羅維奇默默地坐着。他个子高高的，腰板挺直，不時悶悶地把烟嘴往桌子上輕輕敲打几下。主席要他申訴理由時，他只是簡短地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當然要服從紀律，但是他認為廠領導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他沉默了一下，又氣呼呼地補充了一句：“那樣的決定既不正確，也不合時宜，而且簡直沒有頭腦……”

廠黨委的書記奧布霍夫最初聽到薩伏諾夫跟他談起“索科洛夫斯基的與黨員身份不相稱的行為”時，曾皺起眉頭說：“是不是人們誇大了呢？索科洛夫斯基性情急

躁，这个我倒知道。不过，因此就会拒絕工作，还不至于吧。”可是薩伏諾夫，接着又有希特罗夫，都坚持說，他擅自退出了业务討論会，五天沒来上班，現在他推說有病，可是他並沒有請医生，而且还罵了薩伏諾夫。奧布霍夫对薩伏諾夫和希特罗夫很不滿，但是他心里想，看样子索科洛夫斯基真是作得过火了……他決定找市委工业部长特里佛諾夫商量一下，而特里佛諾夫則毫不犹疑地回答說：“这有什么值得疑虑的？不能不制止……”所以，現在奧布霍夫提議給索科洛夫斯基以警告处分。

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維奇想說話，他甚至已經站起来了，但是又立刻坐下了，并且对主席的問題回答說，他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安德烈耶夫表示反对：“我不明白，为什么警告？而且我必須說，这一点我們厂里誰也不会明白……”薩夫琴柯忽然談起設計案来了。奧布霍夫打断了他的話——現在談的不是設計案，而是索科洛夫斯基拒絕服从紀律的問題。但是薩夫琴柯还是說：“二者是不能分开的。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維奇是在維護自己的設計案，他維護的方式坚决、生硬。如果日后还要回过头来討論他的建議，那么怎么能认为今天的警告是正确的呢？”

柯罗捷耶夫想：的确，为什么要給警告处分呢？索科洛夫斯基又不是年輕小伙子，想改变他的性格是困难的。他又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好挖苦人的，可是他至今还没有

受过一次处分呢……

主席宣布休息一刻钟。大家热闹地谈起来了：切利亚宾斯克的工厂已经来催订货了；听说八月间小剧院要到这里来；杜雷林进了医院，恐怕得的是溃疡；装配车间看样子又要影响全厂的计划……布莱宁对某人说：“同奥地利签订条约，这，可以说，是对实力政策的一个严重打击……”

索科洛夫斯基十分友善地问柯罗捷耶夫：

“您休养得怎么样，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这里春天来得很迟，上个星期还有过很厉害的霜冻呢……”

奥布霍夫把柯罗捷耶夫叫到一边说：

“萨夫琴柯把问题搞乱了。这与设计案有什么关系？我懂得，这一切都叫人很不愉快，可是没有纪律总是不行呀。特里佛诺夫认为索科洛夫斯基越出了界限……我看，对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来说，单单是警告还算最好的结局呢。”

休息过后，萨夫琴柯又要求发言。主席说已经停止辩论了。

柯罗捷耶夫心里想：不应该使他受委屈。可是，看到除了安德烈耶夫和萨夫琴柯之外，全都赞成给以警告处分，自己也就勉强举了手。

他回到家里情绪很坏，吃午饭时默默地坐在桌旁，什